

鸦片与酒的宴会

Act I 食莲者们的醉与死

“将军此番来访寒舍，小僧不胜感激，且受小僧先敬为礼。”怀仁和尚转过头示意，诸僧都站起来敬酒。只有一个学僧没站起来，怀仁瞪了他一眼，他却依旧不站。

“这位……小僧双腿残疾，恐不能给将军祝酒了。”怀仁只好编一个谎，毕竟不知学僧底细。

“这庙里连残疾僧人都有吗？”将军座下的一个国军军官插嘴，怀仁心头一颤，不知该说什么。

“长老宽心仁厚，慈悲为怀，收了他。”军官正欲点破，将军看了他一眼，又看向酒杯。

“那诸君，为将军的健康，干杯！”军官改了口，众僧松了口气，皆欲一饮而尽。

“干杯！”怀仁走出房间，催厨子快上菜，然后走上二楼，长老正打坐，虽然长老肯定会责自己打扰他，但顾不得了。

“长老，那姓宋的什么来头，国军华将军来了，他敢不敬酒。”怀仁伏在长老耳边说道。

“宋子文。”长老的语气带着隐隐的不满，大约的确是嗔怪怀仁打搅了他的日常坐卧。

“哦，那何故不敬酒？二人不是一系的？”怀仁还是自顾自地问，长老几近要怒了。

“一个好喝素酒出家扮作和尚的，你给他喝晕酒，他怎给你好脸色？”长老快要骂了，怀仁赶紧去置办素酒。

“在 America 读书的时候，我唱得不多，红的只能喝一小杯，白的更是不敢碰。但自打我遇见邱清泉，我的酒量是一路直涨，因为这个糊涂蛋，一喝酒就停不下来，还边喝边与人许诺，真是疯子。”几个僧人已经被华将军喝倒了。American 都说我有着“remarkable excellence in academy”，但我现在跨上马的感觉，却比提起笔杆子舒服，到底笔杆子不如枪杆子。”

“然后我与这帮人，在圣塔芭芭拉谈日本，有不少人说中国不是日本的手，有白的，有黄的，但我就说，有 X 匪之灾患的党国，才不是日本的手，只有根除 X 匪，党国才能制衡日本。委员长听了我在美国慷慨激昂的演说，就很高兴，请我回国为剿匪大将军。”华将军洋洋得意，滔滔不绝。

“说起来，还是曹操说的最在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那些无能的庸医都让我吸大烟镇痛，一个个都想害得我和张学良一样离了烟便与死了无异。以酒镇痛，何尝不是一种美事。”华将军接着说，“我华余一身的伤，都是与 X 匪打出来的；若是没斯大林的苏械，我要少几条命！”

怀仁置办了素酒，与几个学僧回来，却看见一个人影，从房檐上跑过去，还背着一个包。他大惊失色，直呼庙里来小偷了，却发现一群人，全被华余喝倒了，华余还抱着一个坛子喝。

“小偷？什么小偷？本座一枪就把小偷打死。呵，哈哈，呵呵呵，原来素酒喝起来这么爽，我多买两坛回去。咳，咳咳，”华余一边傻笑一边咳血，“司空，扶我回居室，我喝不动了，明早再战。”

怀仁看向名为司空的军官，他已经倒在地上，七窍流血，表情很平静，这年轻人体质不行啊，喝个罂粟花酒喝成这样，怎么当上军官的。他于是把司空摇醒，同他一起把华余扶上楼。

华余躺在床上，司空为他盖上被子，那神情与后来躺在棺材里一模一样。

Act II 点燃我们的火舌

“这回很不好办啊，老头子都被惊动了。”

“不论如何，我们现在先审问，那个印度人关在哪儿？”

“就在这儿，就在门后面。”

“Bro, I just want to get out. Why are you stopping me?”

“那我们便会会他。”一个穿着深蓝色西装的男人和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走进了铁栅栏门，半笑不笑地看着面前的印度人，他不高，比较黑，看起来也不聪明，眼间有颗泪痣。墨镜正对着审讯室里唯一的一扇窗，闪出白色的光，像恶魔一样，灼灼地令人不敢直视。书记也在此等候多时。

“Easy, easy, after all, we have only two questions to ask.”

“为什么你杀了将军华余？”书记员迅速地记下，还在一旁写下“余华？”的小记号。

“I did not! I am just a tourist!” 印度人几乎用怒吼的语气说道，两个官员几近有些忍俊不禁。

“那为什么你的身上带着的那株罂粟里在华先生尸体中的残余物成分几乎一样？还要有你为什么要从鸿蒙精舍中偷取那株罂粟？”

“Poppy? I thought that was tea!”

“茶叶？你当我是海关吗，这么好骗？我们什么不知道？我们只好奇你下手的动机，还有你的同伙是谁，那剂药，那剂杀害华将军的毒药，在你身上竟找不到一点痕迹！那剂药发作时，我们的专家说会有剧痛！所以你才用鸦片，让他意识不到中毒。下药的那个同伙是谁，你快说！”

“总裁的口谕……”一个黑衣人，从门外快速走进来，伏在蓝衣人耳边轻言了几句话，蓝衣人微笑。

“你有杀过人吗？”蓝衣人伏在书记员耳边说，墨镜身也开始笑，唯有印度人在发抖。

“没有，我还没有。”那书记员露出了学生似的目光，稚嫩，湿润，仿佛是在请求。

“没事，你以后会更熟练的。”蓝衣人拍了拍书记员的肩膀，还连说了两句“Easy”，然后递给他笔。

“I'm glad that our intelligence clarified something extremely confusing. Just to ensure that you have nothing more to say.”蓝衣人露出了最和善的笑容，印度人也感到欢欣。

“Yes!”书记员的笔写下“对，是我干的，只看我一人”，汗水模糊了墨迹，墨镜男取走了笔录，先走一步。

“Then you're free to go, Mr. Bibabu.”蓝衣人左手作出送客的手势，右手摸向腰间的手枪，

Act III – 向鸠山飞去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汽车停下了，司空与华余从车上走下来。

“停车坐爱？亏你想得出来，这鸠山上全是和尚，连个尼姑都没有，你找谁干去？”司空反讥道。

“亏我让你跟着我上桌吃饭，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杜牧的诗里摘的！你以后坐小孩那桌。”

“嗨，少主你也真是，我也就说个笑话图一乐，何故钻牛角尖呢？”司空带着华余走上山去。

“这花是什么花，味倒是闻过，名儿倒不记得了，茶花么？”

“什么茶花？王八蛋和尚给整个鸠山种满了罂粟，老头子让你上这鬼地方养伤，怕不是设计想害死你。”

“这倒是不必了，总裁还是很欣赏我的，剿匪之时，便是我下山之日。”华余笑着将花瓣撑开。

“快开门，谁在里面？快开门！”精舍酒库的门被从里面栓起来，一个蒙面人正准备下药，结果被一惊，手一松，药粉就落入了一个大酒坛。但他顾不得这么多了，只好离开，跳窗而出。任务失败了，毒药被大量的酒稀释了，八成杀不死华余，还有可能牵连到僧众，自己要对党好好反思，这次失败自己要担全责。

“八成又是那姓宋的偷酒，那狗日的关系户，叫长老教训他去。”

“报！华将军到了！”

“我们往给他喝的那酒里加些药，这样他要是离了我们这的罂粟，就活不下去。而他服完药后神志错乱，劝他给寺院捐些钱，就轻而易举了。

“怀仁兄此言极是，那批培养的新型罂粟卖出去了吗？”

“还没，不过日本人感兴趣，有个冈村宁次专门买了几斤。”怀仁打开门，双手合十，满脸堆笑。

“欢迎华将军光临鸿蒙精舍，小僧法号怀仁，俗名华为。”

“那你是我的本家？”华余发笑道。

“小僧不敢。”

“哈哈哈哈！”寺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罂粟的花香比以往任何一刻都要香甜。

“那事你处理完了吗？”

“华余那事？早搞定了。”

“不是有很多证据待定吗？除了那份模棱两可的口供啥也没有。”

“这个案子最美妙的一点在于，我们可以随意捏造事实。”

“哦？这怎么说？”

“因为那晚没有一个人是清醒的。”蓝衣人依旧笑着。

(收录于《明治十七》。)

沅月

2024.3.20

REFERENCES

1. 标题“鸦片与酒的宴会”取自《蓬莱人形》专辑附带故事中的第五节（标题为《明治十七年的上海爱丽丝》），“……一个异国风情的宴会。最年幼的我因为还不能碰鸦片和酒，正处在极度无聊当中。”
2. “食莲者”的概念在于，莲花即水芙蓉，鸦片被称为阿芙蓉（见李时珍《本草纲目》），鸦片入酒也便有了“水”。而食莲者 (LOTUS-EATER) 本身在西方文学史上有着懒散怠惰，不愿继续前进，不愿面对现实的人的意蕴。
3. “鸠山”的概念来自于日本埼玉县鸠山町。是《蓬莱人形》作者 ZUN 的母校东京电机大学鸠山校区的所在地，ZUN 也有一首名为《向夜晚的鸠山飞去》的曲子，我另外用这个地名写过一篇小说，但是相比起现在更不成熟，建议还是别读。
4. “鸿蒙精舍”致敬了自民国年间延续至今，著名的维摩精舍。“华为”致敬同名企业。
5. “华余”之名致敬传奇作家余华。